



心

こころ

NATSUME SOSEKI

夏目漱石

夏目漱石

なつめ そうせき

译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心 こころ

夏目漱石 なつめ そうせき

笹家榮

译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心 / (日) 夏目漱石著; 竺家荣译. -- 北京: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3  
(雅众日本文学·夏目漱石系列)  
ISBN 978-7-5596-2808-4

I. ①心… II. ①夏… ②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8551 号

心

作 者: [日] 夏目漱石  
译 者: 竺家荣  
策 划 人: 方雨辰  
特约编辑: 陈希颖 成逸洁  
责任编辑: 郑晓斌 徐 樟  
封面设计: 尚燕平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 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  
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 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140千字 910毫米×1260毫米 1/32 7.5印张  
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 
ISBN 978-7-5596-2808-4  
定价: 4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## 目 录

上 先生和我	1
中 父母亲和我	81
下 先生和遗书	123

上

先生和我



我一向叫他“先生”，所以此文中也这般称呼，而不公开他的姓名，这样对我来说更自然些，并非顾忌人言。每当回想起他的音容笑貌，我便情不自禁地想叫一声“先生”，拿起笔来时，心情亦然，我实在不愿使用那种生分的姓氏缩写。

我认识先生是在镰仓，当时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学生。一个趁着暑期去了海滨浴场的朋友，给我寄来明信片，邀我一定去玩，于是，我决定筹钱前往。我用了两三天的工夫筹钱，谁知在镰仓待了不到三天，邀我去的朋友突然接到乡下来的电报，让他马上回去。尽管电报上说他母亲病了，可是我那位朋友并不相信，因为老家的父母早已给朋友包办了一门亲事。可是，按现代人的习惯来说，他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女方本人他没看上眼。所以，暑假本应回家的，他却故意跑到东京附近游

玩来了。他把电报拿给我看，问我该怎么办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如果他母亲真的病了，他当然应该回去。最终他还是回去了，如此这般，特意赶到这里的我就落了单。

距离开学还有些时日，我可以继续留在镰仓，也可以选择回去，我便决定暂且待在落脚的那个旅店。朋友是中国<sup>1</sup>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，虽说不缺钱花，但毕竟还是个在校学生，在花销方面和我相差不大。所以独自留下的我，也省去了重新去找廉价旅馆的麻烦。

旅店位于镰仓的一个偏僻之处，倘若打算去享受台球或冰激凌这类时尚的玩意儿，须穿过一条很长的田间小路，坐车去还得花费二十钱。不过，这一带坐落着不少私人别墅，且离海边很近，对于喜欢海水浴的人来说，可算是占据了有利位置。

我每天都去海边游泳。从熏得发黑的旧茅屋之间穿过去，一下到海滩，就能看见沙滩上蠕动着来避暑的男男女女，这场景不能不让我惊诧，原来这地方住着这么多城里人。有时候，海面上竟也会像澡堂里似的，浮着一片黑压压的脑袋。我虽然孤零零一个人，但也融入了这喧闹嬉戏之中，或随意躺卧在沙滩上，或在水里蹦来跳去，任凭海浪拍打着膝头，倒也快活自在。

我就是在这杂沓之中看到先生的。那时海边有两家茶屋，自从我偶然去了其中一家，后来就习惯去那家了。与长谷那一带拥

---

1 中国：即日本的“中国地区”，位于本州岛西部。



有大别墅的人不同，没有专用更衣棚的避暑客们，就只有使用这种公共的更衣场所了。他们除了在这茶屋里喝茶、休息之外，还在这里洗游泳衣，冲净身上的海水，寄存帽子和雨伞，等等。我虽然没有泳衣，但也担心自己的随身物品被偷窃，所以每次下海前都把衣物寄放在那家茶屋里。

## 二

我在那家茶屋见到先生的时候，他刚脱去衣服准备下海。我当时正从水中走上来，风吹着湿淋淋的身子。我们之间隔着不少攒动的人头，若是没有碰到什么特殊情况，我可能会错过先生的。但是，尽管海边那么多人，我又是那么懈怠，还是立刻发现了先生，只因为他是和一个外国人结伴来的。

一进小茶屋，那个肤色异常白皙的西洋人，便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把身上穿着的日式浴衣脱下来，往长凳上一扔，抱着手臂，面朝大海站在那里。他身上除了我们平时穿的内裤外，什么衣服也没穿。这首先便让我觉得不可思议。两天前，我还去了由井之滨，在沙滩上长时间地观瞧外国人泡海水浴的情景。我坐在一个小沙丘上，旁边就是某旅馆的后门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看到许多男人海水浴后，从海里走上岸来，并没有一个人露出身躯、胳膊和大腿，女人们更是将肉体遮掩起来。人们头上几乎都包着

橡胶头巾，海面上浮动着一片深红色、藏蓝色或蓝色。对于刚刚目睹了这一景象的我来说，这位只穿着一条内裤，堂而皇之地站在大家面前的洋人着实稀罕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个洋人扭头对自己身旁正弯腰捡东西的日本人说了一两句话，那个日本人捡起掉在沙滩上的毛巾，包在头上，两人就向海边走去。那个日本人就是先生。

出于好奇，我一直望着并肩走下海的两个人的背影。只见他们径直走进海水里，穿过远处礁石滩周围戏水的人群，走到较为开阔的地方后，两个人就游了起来。他们向远处游去，两个脑袋逐渐变小了。不久，又游了回来，一直游到岸边。回到茶屋后，也不用井水冲洗，马上擦干身子，穿好衣服，匆匆离去了。

他们走了之后，我仍然坐在长凳上一边抽烟，一边呆呆地想着先生的事。我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见过。

那时候，与其说我是无忧无虑，不如说是百无聊赖。因此，第二天，在估摸着有可能遇到先生的时间，我又特意去了那家茶屋。没有见到那个洋人，只有先生一个人戴着草帽来了。他摘下眼镜，放在台子上，用毛巾包好头，就立刻下海去了。当他像前一天那样，穿过喧闹的人群，一个人游向远处时，我突然想要追上去。于是，我一直跑到海水会溅到脸那么深的地方后，朝着先生挥动胳膊，游了起来。可是和前一天不同，先生从意想不到的方向，游了一条弧线回到岸边。结果，我的打算落空了。我上了

岸，甩着滴水的手走进茶屋时，先生已经穿戴整齐，与我擦肩而过，走了出去。

### 三

第二天，我于同一时间来到海边，又遇见了先生。第三天也是同样。但是，我没有找到跟先生搭话的机会，也没有相互问候。而且看先生的做派，似乎不喜欢交际，他总是定时定点，颇有规律地超然来去，无论周遭多么热闹，似乎也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。最初同他一起来的那个外国人，后来再没有看见，先生总是一个人来。

有一次，先生照例迈着大步从海里上来，拎起脱在老地方的浴衣正要穿上，不知怎么搞的，浴衣上沾满了沙子。为把沙子抖掉，先生背过身去抖了两三下浴衣。这时，放在衣物下面的眼镜从板凳缝里掉了下去。先生系好白底蓝花浴衣的宽腰带后，像是发现眼镜丢了，便急忙在附近寻找起来。我赶紧钻进凳子底下，拾起眼镜，先生说了声“谢谢”，从我手里接过眼镜。

翌日，我跟在先生后面下了海，然后跟着他朝同一个方向游去。游出二百多米时，先生转过头来和我说话。望向四周，辽阔的碧海上只漂浮着我们两个人，耀眼的阳光照射着目之所及的山山水水。我挥动充斥着自由与喜悦的臂膀，在水中飞快地游起来。

先生突然停下来，仰面朝天地躺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，我也学着先生的样子躺在水面上。朗朗晴空，碧蓝如洗，阳光洒在我的脸上，我大声喊道：“好舒服啊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先生直起上身，恢复了泳姿，催促我说：“该回去了吧？”我身体比较壮实，本想在海里再玩一玩，可是先生这么一说，我立刻痛快地答应：“好，回去吧。”于是我们又顺着原路游回了海边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和先生成了朋友，只是尚不知先生住在何处。

又过了两天，记得是第三天的下午，我在茶屋遇到先生的时候，先生突然问我：“你打算在这里住很久吗？”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一时间答不上来，便回答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可是看到先生在微笑，我突然觉得不好意思起来，不由得反问道：“先生呢？”这是我第一次叫他“先生”。

那天晚上，我去了先生下榻的旅店。虽说是旅店，却不同于一般的旅店，那是一幢建在宽阔寺院内的别墅般的建筑物。我还了解到住在那里的人并非先生的家眷。由于我老是“先生、先生”地叫他，先生露出了苦笑。我解释说，这是我对长辈的习惯叫法。当我向他打听前几天见过的洋人时，先生告诉我那个洋人性情古怪，现在已经不在镰仓了。闲聊一阵之后，先生说，奇怪的是，自己跟日本人都大不大来往，却和那个外国人有交往。最后我对先生说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，就是想不起来。那个时候，年轻的

我暗中猜测先生是不是也有着同我一样的感觉，所以对先生的回答满怀期待。但是，先生沉吟片刻后说：“我不记得见过你，怕是认错了吧？”我竟感到有些失望。

#### 四

我是月末回到东京的，离开避暑地的时间比先生早得多。向先生告别的时候，我问他：“今后可以常去府上拜访吗？”先生只是简单地答道：“行啊，来吧。”那时，我自认为和先生已相当熟识，先生会说些更热情的话，所以这让人失望的回答多少伤了我的自信心。

先生常常做出这类让我失望的事。他似乎有所察觉，又好像全然不知。我一再重复着这种轻微的失望，却没有因此而离开先生，相反，每当我感到不安时，就更想接近先生。我想，只要我继续去了解先生，终有一天，我所期待的东西会完满地出现在我眼前的。虽说我很年轻，但我并不愿为所有的人这样热血沸腾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只对先生一人产生了这种心情。直到先生已经去世的今天，我才明白，先生从一开始就没有讨厌我，他偶尔对我表现出的看似冷淡的寒暄和举动，并不是想疏远我的不快表现，而是内心有着创伤的先生，对于想要接近自己的人发出的警告——自己不值得接近，不要过来。拒绝别人亲近的先生，似乎

在轻视别人之前早已轻视了自己。

我当然是打算回到东京就去拜访先生的。因为离开学足有两周的时间，我便想着开学前去看看先生。可是回来之后过了两三天，在镰仓时的那种心情就渐渐淡了下来，加之大城市五光十色的氛围，与伴随记忆恢复时的强烈刺激一道，深深地侵染了我的心。每当看到走在街上的学生们的面孔，我便感受到对于新学年的希望与紧张。我一时忘记了先生。

开学后，大约过了一个月，我的心情又松懈了下来，开始一脸欲求不满地在大街上转悠，想要得到什么似的环顾自己的房间。我的脑海里再一次浮现出先生的面庞，于是我又想去看望先生了。

第一次去拜访先生时，他不在家。第二次去，我记得是第二周的星期天。那天晴空万里，是个怡人的好天气，谁知先生又不在家。在镰仓时，曾听先生亲口说过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他大抵都在家，更何况他还说过讨厌外出。可是我来了两次，两次都不得见，想起那番话，心里涌出一股莫名的不满。我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看着女佣的脸，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口。这位女佣还记得我上次递过名片，便让我先等一下，自己又进了屋。于是，一位夫人模样的女人出来了，是一位很漂亮的太太。

夫人很客气地告诉我先生的去处。她说，先生有个习惯，每月的这一天，都要去杂司谷墓地祭奠一位逝者。“他刚刚出去了，大概有十来分钟的时间。”夫人满脸歉意地对我说。我点点头就

离开了。我朝着热闹的街市方向走了没多远，突然想到，不妨我也顺便到杂司谷去散散步，说不定会遇到先生呢。出于这样的想法，我马上转身往回走。

## 五

我从陵园前面的苗圃左边走进去，沿着两旁种着枫树的道路一直往里走。这时，从陵园尽头的茶屋里突然走出一个先生模样的人，他的眼镜框映着阳光，我一直走到他的身边，猛地喊了一声“先生”。先生突然停下脚步，望着我的脸，说道：“怎么会？……怎么会？……”

他说了两遍同样的话，在白天的静寂中，这声音听起来有种异样的回响。我一时竟答不出话来。

“你是跟在我后面来的吗？怎么会……”

虽然先生的神色很平静，声音很低沉，但是他的表情中，却有着难以形容的阴影。

我便告诉先生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。

“我来给人扫墓，我妻子告诉你那个人的名字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告诉我。”

“是吗？——是啊，她和你初次见面，当然不会说的，也没有必要说的。”先生露出自得的表情，可是我完全不明白他这话

的意思。

先生和我穿过墓地，向马路走去。在标有依萨贝拉某某之墓、神仆洛金之墓的墓碑旁边，立着一座写着“一切众生悉有佛性”的塔婆<sup>1</sup>。还有的墓碑上写着全权公使某某。我在一个刻着“安德烈”三个字的小墓碑前问先生：“这个名字用外文该怎么念？”“我想，应该念作 Andore 吧。”先生苦笑了一下说。

对于式样各异的墓碑，先生似乎并没有像我那样觉得滑稽，有讽刺味。我指着圆形的墓石或细长的花岗岩墓碑，不停地说说那。起初，先生还默默地听着，最后对我说：“看来，你还没有认真考虑过死的问题吧？”我沉默了，先生也没有再说什么。

墓地边缘挺立着一棵参天的大银杏树。走到银杏树下时，先生抬头望着高高的树梢说：“再过几天，就好看了。树叶都变黄了，这片地上会覆盖一层金色的落叶。”原来先生每个月都要从这棵树下经过一次。

前面有个人正在修整凹凸不平的土地，建造新墓地，他停下手里的铁锹，望着我们。我们由此向左一拐，走上了马路。

我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，只是跟着先生走。先生的话比平时更少了，不过我并没因此感到局促，只是跟着先生信步往前走。

“你直接回家吗？”

“嗯，也没有什么要去的地方。”

---

1 塔婆：立有塔形木牌的墓地。



两个人又默默地向南拐去，走下了斜坡。

“先生家族的墓地在那里吗？”我又开口问道。

“不在。”

“谁的墓在那里？——是您的亲戚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先生不再回答什么了，我也就不再问了。走出大约一百米后，先生突然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：

“那里有我一个朋友的墓。”

“您每个月都去给朋友扫墓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先生说完，那天我们就再也没有说话。

## 六

后来，我便常常去看望先生，每次去先生都在家。随着见到先生次数的增多，我也就越来越频繁地去先生家了。

可是，先生对我的态度，无论是最初的寒暄，还是深交以后，都没有太大变化。先生总是很沉静，有时沉静得过头而显得有些孤寂。一开始，我就发现先生有着让人难以接近的怪异之处。可是，越是这样，我就越想要接近先生。对先生抱有这种感觉的，或许只有我一个人吧。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独有的这种直觉，被